



雕篆引玉

文 / 张越翔

一群年轻的篆刻艺术家聚集讨论对篆刻的热爱，对篆刻艺术未来的展望及担忧。周围有文化环境的熏陶固然重要，也不忘了对外推广篆刻艺术的责任。

张越翔访问

受访者：程儒颖，陈晓薇，卓志豪，戴文标，胡财和。

兴趣的起源

越翔：你们各人怎么对篆刻开始有兴趣呢？



程儒颖《伸懒腰》

儒颖：学篆刻之前对篆刻没有什么概念和兴趣，只觉得印好看，石头也漂亮。因为有学画彩墨画，所以会用到印章，主要也只是

盖姓名章。小时候在一个工作坊学刻过自己的名字，不过大部分是导师完成的。当时对篆刻没什么兴趣。近年来因为财和老师有开班，我因为有画彩墨画觉得学篆刻也好，所以才开始学习篆刻。

晓薇：我之前也完全没有有什么概念，也没有说很有兴趣，我平时去看画展也只是看画，没有注意那个印章。后来为什么会开始刻，是因为老师开班。如果没有班，就不会开始产生兴趣。

越翔：可是学生没有兴趣的话，也不会有班。

儒颖：可能问问老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开班？

财和：当时会开班因为新加坡没有人教篆刻，那时他们刚刚加入啸涛不久，对篆刻的确没有概念。我其实不是开班，也叫大家不要叫我老师，就当做一个分享会，只是一个知识的分享。慢慢大家都叫惯了，我也懒得纠正，那个班就这样持续下来，大概已经有5年了。

在这之前，啸涛每个月的篆刻聚会是2008年开始。



胡财和《为花忙》

文标：我是因为写书法，要用到印章，所以去学，因为给别人刻很贵！刚开始学书法时可能没有须要用到印章，一到参加交流展或做展览时没有一个印章就不能成立，所以才会去学，94年和张财学。（我是89年开始学书法。）除了刻名字以外，有时候看看书，看到一些句子，也觉得可以刻，就自己摸索。后来有人请我刻印章，发现其实也有赚取收入的机会，也就更投入了。



戴文标《风吹落星如雨》

志豪：我首先是对书画有兴趣，篆刻是后来才有兴趣。

越翔：看起来怎样也离不了书画及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新加坡这种对东方文化具有挑战性的地方，为什么你们首先会对书画的这门艺术有兴趣？

志豪：其实可以说是通过我父亲，我父亲喜欢书画，会带我去看展览，我相信我的兴趣是从那边开始的，就慢慢认识、培养。



卓志豪《戊戌2018》



陈晓薇《乐淘淘》

晓薇：我的情况也一样，也是通过我父亲，他小时候“逼”我去海南会馆学，都要我去这个班、那个班。

文标：一般年轻人学书画，应该是半逼迫的状态吧。

儒颖：如果说开始接触，刚开始动毛笔是小学课外活动，书法班。我从小都一直对美术很有兴趣，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了书法，父母也支持。然后有一次来到海南会馆的天后宫拜拜，看到楼下有曾纪策老师的彩墨画班，就很有兴趣，就马上去书城买画具，下个星期就去上课了。

越翔：文标你呢？怎么会对书画有兴趣？

文标：因为喜欢，所以就一直在做。我家里可以说是跟艺术不沾边的。自己是学书法，然后去展览，觉得还好看：“这是我的字”，那时候只是这样想的。然后，因为有展览，须要有印章。我就尝试找人刻。当时刚好有书展，一方印马币30块钱。当时我没有



拿零用钱，是靠自己赚零花钱，我就想到与其让人家赚，倒不如自己学。

越翔：那你是去哪里学？

文标：最早也是自己乱摸索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刻。后来是张财在一个茶坊开班，我就想不如就找个老师学吧。第一天没有车回家，还在车站过夜。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想学书画，很少相关的信息。有时候在书展可以买到一两本篆刻或书法的字帖，那时候是很难得。虽然在马来西亚学校里学书法的风气很好，但只局限于在《学》，不在于怎么去提升。老师教学生的方式就是：老师写什么，学生就跟着写什么，并不是跟着所谓历代的经典来学习。那段时期张财经常来新加坡，新加坡的书店也比较多，所以都通过他来帮忙买。可能是因为这种不良的条件，引发我问自己，到底我可以走多远、去到哪里。

越翔：在你看来，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学书画的环境、条件，有什么不同？观众对这门艺术的兴趣。

文标：马来西亚近十年来说篆刻的发展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比较引起话题的反而是啸涛2017年在马来西亚做《印·象》展的时候，比较有些火花。在马来西亚人家对印章的看法就是：我需要用印章，我就去刻我的名字，来盖上我的画、盖上支票等，就没有做艺术的探讨或创作。刻一个印章就好像刻一个橡皮章，一个字15块钱、刻白文就10块钱，他们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反而当啸涛在吉隆坡做《印·象》展的时候，让很多人对印章有所改观。

越翔：我以为在新加坡，因为我们的语言政策造成很多人首先是因为语言关系没有得接触，然后因为缺少接触就慢慢地淡化，相比之下我的印象是马来西亚华校好像对华文教育比较维护一点。在这种环境下，会不会觉得在马来西亚想引起大家对篆刻的兴趣和推动观众来欣赏这门艺术会更容易些？

文标：以我的观察，啸涛近几年在新加坡的发展，从传统的石章发展到以陶、木或其它的素材，欣赏的群体已经是很开放了。它也不局限于实用性而已，观众不是因为需要而才来买一面印章。比如一个以蟑螂为图案的印章，会买这个东西的，他未必会去思考



胡财和《丁酉》



戴文标《卜讯西风》

“我要把它盖在哪里？”他是把这个整体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来欣赏。这个就跟马来西亚一个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区别。虽然篆刻在马来西亚比较普及，但是它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姓名或闲章而已。这里有很多新人在刻，他们也不局限于篆书，可能用一些新的文字或流行的文字、或以木为素材的印章，接受版画的影响 - 这里的欣赏群体比马来西亚还大。

版画介入印章

越翔：说到版画介入印章，这个是不是在新加坡比较看到的趋向？在港、台、大陆，有没有类似的发展？

文标：版画介入篆刻，大概在新加坡这一带影响会比较大。在大陆科班都分得很细：学篆刻的都是以篆刻的传承在发展，版画就以版画传承发展，不会彼此越雷池的。在大陆，体系是很明确的。

志豪：其实版画和篆刻的关系，比较是受西方影响：在西方可能会把篆刻归类于类似版画...

文标：... 因为它同样属于《再转印》的形式。

“比如一个以蟑螂为图案的印章，会买这个东西的，他未必会去思考“我要把它盖在哪里？”他是把这个整体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来欣赏。”

- 文标



越翔（右二）和大伙进行讨论和交流

“我们一直围绕在“传统”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是一种束缚，而且局限于一定的范围...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就可以很宽广... 如果我们说的是传统，就局限于我们个人的审美观，那很多好的东西，很多可能的东西都被去掉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去了解历史上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在的发展的启发，对我们的创作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 财和



胡财和仿古玺陶印

越翔：那么，说到版画的影响：本地的艺术发展和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有一些关系，新中国版画的发展也对本地版画艺术的发展有一些影响，版画对篆刻艺术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追溯到这段历史？

财和：我觉得版画对篆刻的影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而不是一直以来。基本上晓薇也做版画，自然的就会融入她的印章。我本身也做版画，这个就会影响印面的主题。我们刻印的群体内，大多数都是受西洋美术的影响，很自然的就会融入这门艺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胡财和
《道德的奴隶》

晓薇：好像最近我们在Goodman的篆刻雅集，就吸引了几个拉萨的学生。有几个学版画的就对篆刻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认为我们开始吸引一些中国艺术以外的人，对篆刻这门艺术产生兴趣。

书画和篆刻的关系

越翔：水墨艺术在艺术史内经过了许多发展，也有不同的分类：如文人画、新国画、新水墨等... 你们会把你们的篆刻创作如何归类呢？你会把你们的作品归类为传统，还是新艺术呢？

文标：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每个人都以西方艺术做参考：我们的老师，甚至系主任，都认为水墨画只是一个媒介，教授时就没有包括传统的因素。他们没有教传统，相反的我反而就追求“复古”，所以我的创作很简单，一定是走传统的那一派。他们说学书法和篆刻没有影响，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书法对篆刻的影响很大，而且我可以让它成功。我刻印章的布局基本上还是符合传统的章法。

儒颖：我学习彩墨画的经验是遵守传统，也能够创新，但创新之前要有传统的基础为根基，那创新才会有底气。彩墨画方面，我也是最近才比较敢创新的。篆刻方面我倒是比较大胆，主要刻肖形章，但我是需要多学习刻字。

越翔：其实我不觉得你们的立场是对立的：儒颖并不是拒绝传统，只是认为传统价值不必局限于传统的形式，我们可以如何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传统的精髓带给大家。

晓薇：我觉得篆刻是一个媒介，一个可以让我表达我所要表达的媒介，我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捍卫传统。



陈晓薇
《不在乎》

文标：我也只是因为觉得传统被人忽略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传统里面可以找到很多东西，传统的方向可以做出新的东西出来



志豪：我是靠感觉，也不是刻意走传统路线，或创新路线。我所刻的比较传统的印章通常都是文字或图案；但我刻图案时也选择刻风景。其实这里从中灵感也取自传统。我记得是2008年的奥运会，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其实就是文字，把它设计成一个在踢球的人，这个就处于传统与创新之间，我也就在这两者之间。当然是从传统这里走过来，可是要怎么去表现，所以我通常会跟着感觉。



卓志豪《雪人》

越翔：儒颖你刻过蚂蚁、蟑螂，你怎么看这个艺术？篆刻是传统艺术，还是只是一个媒介？

儒颖：我刻的是肖型比较多。我觉的篆刻比较是一个媒介，不一定就要局限于一个传统的框架里，可以有很多发挥的可能。



程儒颖《自强不息》

越翔：对一些比较传统的人来说，篆刻应该是跟书法、文字有关，然后还是要依照章法等来布局，所以当我们要刻比较新异的题材、刻比较图案式的东西，会不会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传统的印章了？你有没有矛盾过？

儒颖：应该有吧。但是我刻的是肖型印，其实肖形印很久以前也就有了。肖型比较自由，没有太多的局限。比如说，它不要求文字的讲究。其实当我们刻甲骨文，这个也类似图案。我开始刻的时候，先学习刻姓名，过后只是凭着自己的喜欢，想刻什么就刻什么。开始时主要刻的是猫，昆虫是最近才开始刻的。上次我有几幅水墨画的猫和自己刻的蚂蚁印章盖成的作品，尝试把画和篆刻联合成一个构图。通常画是主角，印是一个陪衬，但是印也可以形成画面。虽然盖出来的效果可能没有画的那么灵活，但是可以通过印泥的不同颜色，盖印的轻、重，在技术方面还是可以发挥。



程儒颖《胖嘟嘟乐福福》

财和：版画也就是这个概念。



程儒颖《知足常乐》



左起：儒颖、志豪、财和、晓薇和文标

志豪：就好像中国古代的瓦当、封泥，其实这些也是图案。所以有时候很难说那不是传统、偏向传统，还是新的东西。



戴文标《肚子涟漪》

文标：其实很多所谓的传统，是一些人为的局限吧。就象水墨画本身，从历代画史来说，在宋朝的时候有很多画种存在，它不只是山水画，也有人物画、佛寺、等题材，可是到了明朝，尤其是分了南北派，这些定义就越来越窄，把水墨画局限于只是在宣纸上画的水墨。其实真正的中国传统是很丰富的。说到瓦当，它的画像也是题材很丰富的，只是它不是一个印章，但是清朝也是有人把它引入在篆刻里。有时候，可能是消费的人影响观众对篆刻的发展：他们对篆刻的讲究，篆文、风格、石头或材质的选择，都是各种局限，不能完全说这样的影响不好，但是它造成了一种对篆刻的束缚。

晓薇：篆刻是不是传统的东西，我觉得这里有相对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做新的、跳出传统的东西，可是对一些对中国艺术不熟悉或不常接触的人来说，可能一看到印章、看到宣纸、墨，就是属于传统的艺术。比如我一些拉萨（Lasalle，艺术学院）的朋友看我的作品，会问“为什么你会搞这种传统艺术？这么古板、已经过时了...”



陈晓薇《英雄无泪》

越翔：那的确，你为什么会对这门“古板、过时”的艺术感兴趣呢？

晓薇：我觉得只要你有接触，玩久了，你就会发觉篆刻有它的美感。而没有接触的人，没有进入其境，就不会了解。

越翔：那观众究竟是从西方或东方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门艺术，有关系吗？

文标：通过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检讨的机会。我们在做篆刻或书画时候，会有一个情意：这个是我们的东西，但就是不知道外观者会怎样去看我们的创作。

晓薇：我觉得外面看来，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不了解...

文标：他也不想了解...



晓薇：也许他已经一概而论“这是传统”，很古板，所以他就不想去接触，可能就已经否定了很多东西。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外行的开始接触这门艺术，可能对他来说一切都很新奇、很特别，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可以观察得很精细。

财和：我们一直围绕在“传统”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是一种束缚，而且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我会比较想从我们的历史上来谈。在过去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媒介，这种媒介有怎么样的发展。谈到“传统”，我们只能局限于印象中的印章，尤其是姓名章、官徽等的功能。但是你要是看更早之前的历史，它不是做这个用途，它是盖在泥土、陶瓷上做的



胡财和《不随时世作方圆》



胡财和《看破别道破》



陈晓薇《戊戌》

一个记号，那是很自由的。要是我们把它定为“历史发展以来”讨论，我们就不要局限在传统，好比这是红、白两回事。所以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就可以很宽广。但如果我们说的是传统，就局限于我们个人的审美观，那很多好的东西，很多可能的东西都被去掉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去了解历史上的发展对于我们现在的发展的启发，对我们的创作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越翔：谈到这点，让我联想到：的确很多人今天对文化定义、了解和价值观，其实是明、清代遗留下来的价值观。打个比方：在本地看到的许多在20世纪建立的寺庙的建筑风格，还保留了明代的形式。这令我想起英国文人 John Ruskin 在讨论古建筑修复事提到的一点：对于古建筑，我们能够做的只是“维修”或“复制”的工作，而谈不上“修复”：因为当今的我们与古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我们无法“恢复”，更何况是捕捉古人当时在创作或建筑时所持有的思维或精神。在艺术上也是一样：宋代文人的书画的创作出自于对当时的时事、环境的反应。就算我们今天坚持遵照传统的“形式”，我们也只能在形式上做一种复制，捕捉不到宋代书画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财和提出的“历史和传统的分别”很重要。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混淆了。从历史发展来找创作的可能，就有很多选择。如果我们坚持要“维护传统”，我们要求的是“保护”某些东西，而不能“改变”，这就对我们创作的发展有所局限。

创作题材与风格

越翔：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我们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刚才提到文标选择刻的是文字。志豪

也刻文字，也刻图案：这两种之间你比较喜欢哪一方面？

志豪：应该是刻图案。这个是从当时篆刻聚会开始，有一次题目是《地名》，大家刻的是

旧的地名，虽然刻的是文字，可是有时候文字不能体现那个地方的特征，图案反而可以激发大家的集体回忆，所以我就从这一方面发展出来，当时就开始刻一些建筑。有时候文字无法传达印象：比如国家剧场：人家一看图案，不需要文字，也认得出那个建筑的形状，就打破了文字的局限。

越翔：而且欣赏文字也需要观众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文学修养。

文标：这我倒不大同意：文字有很多方向：以地名来说当然会很局限，但中国文字还有很多可能、很多含义。

财和：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学、或比较学术性的文字，当然可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以他的地名的例子来说，图案的确会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



卓志豪《火城》



卓志豪《麦里芝蓄水池桥》



卓志豪《牛车水珍珠苑》

“未来科技机械化，可能接下来，刻的是机器人，但是软件的设计和输入还是我们。我要强调的是自己现在要做好自己该做的，自己需要有足够的广度去接受及发展未来。”

- 财和

晓薇：有时来参加我们雅集的成员，比如最近一些拉萨的毕业生，华文程度不是很好，当然一方面他们应该尽量把华文水平提升，但对那些完全不认识中国文字的，他们看到一方图像的印章，会比看篆文更容易了解、或有所感应。



陈晓薇《盲忙芒》

越翔：我对这方面有所认同：我们从宗教文化方面举个例子：比如佛教，要了解慈悲，可以通过经文来传达，但是就只有懂得看经文的人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对一个文盲，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要认识这个《慈悲》的概念，或许通过寺庙内的佛像慈悲和藹的表情，会比较直接的传达。形象的转达是很直接的。

志豪：它的观众会更广。

材质的发展

越翔：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一样东西：rubber stamp（橡皮图章）的功能，只是很实用。

财和：橡皮图章是一个很容易推广的媒介，为什么我们要局限一定要刻石头、一定要遵守传统上的线条，才是篆刻艺术的美？美是无所不在的…

文标：版画也可以变成linocut（麻胶版画）…

财和：版画现在也可以不同形式来创作，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障碍。一个东西有更多元的发展，都是好的，我们不应该局限：少数人来懂得欣赏的，才是真正的，高深的美。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有实用性、又容易推广，这个东西就可以在这个社会里起更大的作用。以前篆刻也是因为这样才会起更大的作用：一种身份认同也好，一种很直观的美感也好…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应该更好的推广。

文标：这里介入了另一个问题：从一个艺术消费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人说我刻的印，用

的石头不讲究。从消费角度来看，消费者可能会觉得橡皮图章比较廉价，如果只是一定要一个橡皮图章，不必找艺术家来刻，直接做了个图案找普通做印章的商家刻就行了。

儒颖：我也是觉得对橡皮印章没有什么感觉，我宁愿刻石头，也不要刻橡皮，从材质来说，橡皮拿来和石头比，好象比不下去。

文标：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偏见。

财和：这也是因为人家对篆刻这门艺术还不太了解：一旦他了解找篆刻艺术家刻的会更美，就会来找你刻。我们现在所提的这种收藏者，他们只是少数，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推广开来，不象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基层支持，所以价钱可以提得那么高。我们没有那个基层，所以我觉得普及是更重要的，不然我们永远局限于一个很小部分的买家，跟本不必谈价值，要靠这个生存是不可能的，这门艺术也不会有很好的远景。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推广，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东西，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存在。

晓薇：我们就是在想，应该要怎样把篆刻普及化。

志豪：其实橡皮印章也有人拿来设计。我曾经看过西安钟鼓楼博物馆的徽章上典型的中国式建筑（也是影响我开始刻建筑的一个设计），就是有橡皮印章的感觉。我觉得它是可以通用的。

越翔：从一个收藏角度来看，石头比橡皮耐久，这也可能是人们偏向石印的原因之一吧。

财和：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橡皮材质可能可以越来越好，不象以前那么容易腐蚀。我觉得3D打印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只是在等这门科技成熟，我相信已经有人在做了。



戴文标
《古来圣贤皆寂寞》



程儒颖《两心相悦》



胡财和
《无往不利》



卓志豪《招财进宝》



卓志豪《年年有余》

越翔：我觉得这一方面和你刚才所说的《历史》很有关系。因为历代没有这样的科技，所以没有用3D打印这样的想法，也没有相关的素材。我们当今又有这门科技，又有素材，就对这门艺术有相关的影响。

财和：镭射也是可以利用的科技：镭射可以刻钢、可以刻玉，而且这些科技发达，可以做得更精细、更精确，不见得会比传统手刻逊色。接下来3D打印会有更多可能。

【小记：志豪在讨论之后通过短讯补充：

志豪：篆刻有所谓的“七分篆，三分刻”。这到底是什么？七分篆在于撰写/篆写；写就是排印稿。排写印稿极为重要，印面/印章成败与否在此一举。通常在治印方面，刻章者会来回推敲/反复精微地布局章面。有的篆刻家甚至排了十来个印稿，慢慢精心挑选最终的印稿上石，所以这排稿不容小觑。后面的三分就是运用妥当和自我舒服的刀法按照印稿把它转为方章罢了。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篆刻精神，篆稿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可替代石章为印材的。呈现方式也如此，不一定是刀入石，也可以是3D打印技术。

关于篆刻和橡皮章这问题也值得探讨。可能对与普罗大众，两者没多大的区别。其实两者很不同，但也很类似。

首先，不同在于篆刻讲究刀法韵味，这是在橡皮章找不到的。那铃印在宣纸上的质感和韵味又不一样。篆刻是有厚度/温度的，附有生命；而橡皮章就是死板板的。在盖印方面，印泥的多与少也是关键。印泥的深浅干湿浓淡会呈现不同的效果。

但是，虽然不同，又有妙不可言的雷同。打个比方，印章沾上过量的印泥，在纸上留痕过后，感觉看上去就像橡皮章。

印面的线条处理也会间接影响。在篆刻方面，线条会带有所谓的金石味。什么是金石味？那就是让人有种刻在石碑或铜器的感

觉，可以看到线条的挺拔，力量的感觉。如果在印章线条处理得不当，就会产生“软弱”的线条，让观者有种橡皮章的感觉。

当然，我辈乃“听刀过石之人”，下刀时享受着尖锥切入石头的声音。而这声音的产生是较坚韧的铁体和石质本身碰撞的阻力。那在石面上“游刀”的质感与回响无法复制，是治石最为美妙的旋律。就像落笔写字那般“吵…吵…”的声响。书法家把它比喻成蚕宝宝吃桑叶之声。这微妙的旋律/“轻音乐”有如毒瘾，深深地让我们着迷。】

篆刻艺术的前景与展望

越翔：那大家对篆刻艺术的前景怎么看？乐观吗？还是悲观？

志豪：乐观啊，乐在其中。

晓薇：我不是很有信心。虽然啸涛近几年来把篆刻做得比较沸沸扬扬，让更多人对这个艺术比较有兴趣，不过欣赏的人的年龄层都是我的年龄以上的，与我同辈、同龄的同学或观众都不大会对这门艺术有兴趣。再加上我是比较属于传统华校出身的，其它学校背景的人更不会欣赏，更何况是对华文华语不太认识的人。所以我对前景是有一点担忧。虽然这几次雅集有几个比较年轻的拉萨的学生，他们欣赏的角度是以：“这是一种画面、是另一种艺术形式”来看待这门艺术，可能可以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如果长远来说，要更深入地运用文字等，可能会有挑战性。尽管我们尽量对年轻人灌输，培养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可是大势很难扭转。

志豪：或许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去推广，怎么让人认识。

儒颖：我在一间国际学校做助理老师，过去三年我

们教6年级的毕业生的最后一堂美术课，就是篆刻。我们学校的一位美术老师有一次来看过我们的啸涛常年会员作品展览，就有了这个教学生篆刻的主意，这最后一个项目也可以当作学生的毕业礼物。学生们都来自不同背景，大致上都对篆刻有兴趣，我们没有约束他们刻什么，也不要求他们有很深的认识，就给他们一个接触篆刻的机会，效果还不错。

文标：这个东西会继续下去的。有时候担心篆刻或转印的技术会没落，是大可不必。未来审美应该是会提升。问题是怎么制造出更有质量的作品，无论是什么材质。

财和：我的乐观是当下的，我没有担心长远的未来。好的东西，它总会有一种传承，但是它一定会变化。要是我们限制他的变化，我们只是自己在关闭自己的路。无论这个社会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变化，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门艺术会发展，但将来不一定是刻石头。甚至将来可能会变成一种虚拟的东西，但精神会是可以传承的，可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它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会保留线条的美感，但是它会是什么形式，谁也不知道。未来科技机械化，可能接下来，刻的是机器人，但是软件的设计和输入还是我们。我要强调的是自己现在要做好自己该做的，自己需要有足够的广度去接受及发展未来。



戴文标
《此心安处是我家》



胡财和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陈晓薇《奇迹》



程儒颖
《何日君归来》



悼念陈建坡先生

文 / 曾纪策

8月16日下午约3时，我午睡醒来正在读报，忽然梅田简讯我说坡公刚过逝了；虽然知道建坡兄中风长期躺在床上，然而心里依然非常难过、沉重、不舍，感觉有点茫然。

1968年2月我父亲带我报名进入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然上午全日制班名额已满，我只好暂被安排于部份时间之下午班上课。同年6月1日因上午班有人退学，我便趁此转到上午班，就这样逐步认识了全班所有同学，建坡就是其中一位，因我俩特别喜欢中国书画，很快的就成为好朋友。他是班上的佼佼者，很得当时其中一位国画老师施香沅先生的器重，他告诉我施老师邀他几乎每晚都到老师府上学习与闲聊。我因喜欢书画也得老师许可与建坡及福茂一星期两晚到老师家，这样的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我们毕业后一段时间才告一段落，每忆及此则感恩不尽。

刚踏入美专时，我是个傻头傻脑来自乡下的孩子。建坡告诉我印章是刻在石头上，我听了大感吃惊，因本以为印只能刻在木头上。他也向我谈起在读光洋中学时有位老师黄载灵先生是书法篆刻家，曾指导过他刻印写字。也是黄老师介绍他进入美专认识施香沅老师，可见未入美专前建坡对书画篆刻已有一定之认识与基础。

建坡完全是性情中人，热情豪爽，试看至今我尚保留他当年送我的一幅《书秦观词踏莎行》行书，写于1968年6，7月间（戊申仲夏），这是我认识他约一个月左右的事，不久他还刻了一方我的姓名印赠我，可惜搬了两回家印章已不知去向。同年11月他又送我一幅《螳螂枇杷图》画作，我收藏至今，上有施老师所代为题之诗款，他竟舍得送我，还亲笔再书上、下款，其坦荡痛快的心情可见一斑。老实说当年看到建坡之书画篆刻水准，我真的被嚇到，我何时才能写出这么高的水平？建坡在书画方面的才情，是人所皆知的，能与他同班真是有幸。



1970年与福茂三人合影于渔船上

1971年美专毕业后，恐为生活与工作忙碌而各自分散放弃所学所好，建坡便提议组织画会，把对书画篆刻方面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聚合起来，大家之间相互支持鼓励，共同切磋研究并举办有关书画方面之活动，这样无形中才有凝聚力而可持继的发展下去；就这样大家同意并一致推选建坡为会长，啸涛篆刻书画会就在建坡领导下与另11位同道共同创立，并在同年5月26日获得注册局批准而正式成立。会的宗旨为：联络爱好篆刻书画者，使对篆刻书画技法有观摩探讨之环境并致力于促进及提高本国篆刻书画艺术水平。如今回首，可谓当年之想法与决定具前瞻性且正确无误。从创会之会员如今尚有近半数对书画的创作研究坚持至今，会员也从当年创会时之十二位增至目前的上百位可为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圣淘沙岛开始发展旅游业，当局为了让游客有机会欣赏本地画家之作

品，1976年让我们连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于岛上创办了圣淘沙艺术中心，由我们二位负责打理。由于单靠卖画作无法维持，当局也允许我们卖些纪念与手工艺品。头两年可谓惨淡经营，几位同道相继退出而最后剩下刘培和与我们共三人。初期我们常一起到批发商那儿办货，偶尔一起旅行时也顺便办点货；足迹达印度之孟买、中国好些城市、泰国之清迈曼谷、马来西亚之丁加奴与吉兰丹等地，其乐融融。

在圣淘沙艺术中心期间，我的职责主要在处理财政事务，你从未在处理钱财方面对我有任何疑虑，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信任。也许是得上天之眷顾，我们竟然维持了16年。

记得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我们常相约看展览，跑书店，买石湾陶、石章，拜访老



1970年12月至檳城与阿罗士打举行南洋美专学生中国画研究会展览途中所摄



1978年摄于圣淘沙艺术中心

师等。也于那段时期（1973至1984）一起联合举行过五回之“二人联展”，其中三次在本地，一回于澳洲墨尔本，另一回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还有一回是1973年与昭承举行“三人联展”于我国国家图书馆展厅；相信这现象在本地并不多。

明年将是啸涛成立50周年纪念，你为啸涛的创会会长，同时也连任了约30年，你的领导才能与胸怀受到了会员们的赞赏与尊敬，在你的领导下啸涛会员们之合作精神令人感到自豪，这似乎已成为啸涛的优秀传统。各会员间尤其是理事们的合作无间，各司其职，让啸涛不曾有难以应付和解决的问题。2005年年底你卸下会长之职，我于2006年初接任至2013年。之后，幸有年轻一代于2014年初接任，传承工作进展平和顺利。新一代会员除了继承啸涛优秀传统，也因年轻充满

朝气，如今更勤于推动书画篆刻的工作，相信能对我国这华族传统的艺术作出更大的贡献。啸涛会员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觉的你的成就不仅是在于你自己高水平的书画篆刻作品；而是对我国年轻画家的深远影响，对我国华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作的贡献。

您可谓不虚此生，无愧此生！

末了，试撰一联，记你我之友情永存

同窗近三载 习中西画 篆刻书法 正同学少年
知交半世纪 同挥刀笔 舞墨弄石 戏丹青不老

建坡兄，一路走好。。



1987年同游马来西亚吉兰丹



1994年摄于皇后坊文物馆侧门。看建坡之表情似乎与潘老谈我不可告人之事



追忆 - 悼念陈建坡先生

文 / 许梦丰

建坡兄走了!

8月16日(农历七月十六)中午,我和永泉、仰章在下午一时许到盛港医院探望建坡,离开后十分钟,接到美珠姐来电:建坡呼吸停止了。

我和建坡相识在1972年,那时啸涛篆刻书画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开会是在建坡Kovan Road旧家。那是间有地的单层屋,有红毛丹树和些许花草。我们每月一次在晚间聚会,评赏彼此的画作,大家年龄相近,说话也就很直接爽利,气氛活泼热烈。记得有一年,常年理事会在白天召开,福茂兄还亲自下厨煮卤鸭和猪粉肠佐餐,其乐融融。那时怀泽还小,枫胜刚出世不久。怀泽看到我们总会亲切地叫“安哥”。

建坡喜爱养花养鸟,家里买了不少盆栽。他又喜欢莲花,我和福茂便在屋前花坛为他种了白莲,莲花开时,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直落古楼画室下边也曾养过荷花,但那儿阳光不足,不适合荷花生长,两三年后就作罢了。建坡兄也喜爱水仙,尤其是中国水仙,他更中意。他说:“西洋水仙直挺、少韵,不若中国水仙婀娜,有风情。”每年农历过年,我总会送两盆水仙给他。他自己也会到花圃选购他合意的水仙,供养在几案上。

搬到组屋后,因空间小,花木少种了,他便养起鸟儿。画眉、秦吉了,他都养过。画眉是特选的,身价超贵,叫声一流,他一见喜爱使用重金买下。秦吉了善模仿声音、学说话,他也喜欢,养了很久。屋里水族箱曾养过金鱼、神仙鱼,但养鱼劳累,过后不养了。

建坡兄有玩物癖。石湾人物、木雕、奇石、熏炉、石章、砚台、古玉种种。只要手工精妙,质地上乘,被他看上必定买下。他就是这样率性,家中收藏很多。他说这些都是“云烟供养”“水月镜花”。人生苦短,能亲近它、抚摸它,即是人生快事,何乐不为。有些物件,朋友看上了,他也爽快奉送,不作考虑犹豫。建坡兄对朋友真诚坦率,出手也豪绰,尤其是艺术同道,他更是惺惺相惜。中国、泰国、印尼画友,好多都与他非常投契。

过人的才性和努力,还有同心同德,共苦同甘的夫人傅美珠相助,造就建坡的特殊成就。他的画,豪雄酣恣,构图独特,气格过人;其书法古拙如枯藤老树,自成一派;篆刻精细,豪放兼擅,自辟蹊径。其总成就为一时艺坛之冠。他引领“啸涛”将近四十年,成绩斐然。他们伉俪俩在书城经营“三画廊”也独树一帜,别有风貌。

佳肴美味、听曲、观赏戏剧,也是建坡兄生活中重要的一环。潮剧、京剧、豫剧,他都认真观赏,尤其京剧,他更倾心,谈起剧目名伶,他皆了如指掌、品评得当。

建坡在艺坛声名大,为人又随和豁达,他教学将近四十年,学生众多。当然也有他疾恶如仇的一面,但许多酬酢邀请,也令他厌烦,他曾说:“如果当天没其他杂事,下午踏入画室,小睡片刻,起来便是我自己的天地了。画画、写字、刻印、听曲、赏剧,好自在哪!”他

在中午期间驱车前往画室,经过香莲寺时,如看见我还在料理花草,必定泊车下来看看荷花,拍些花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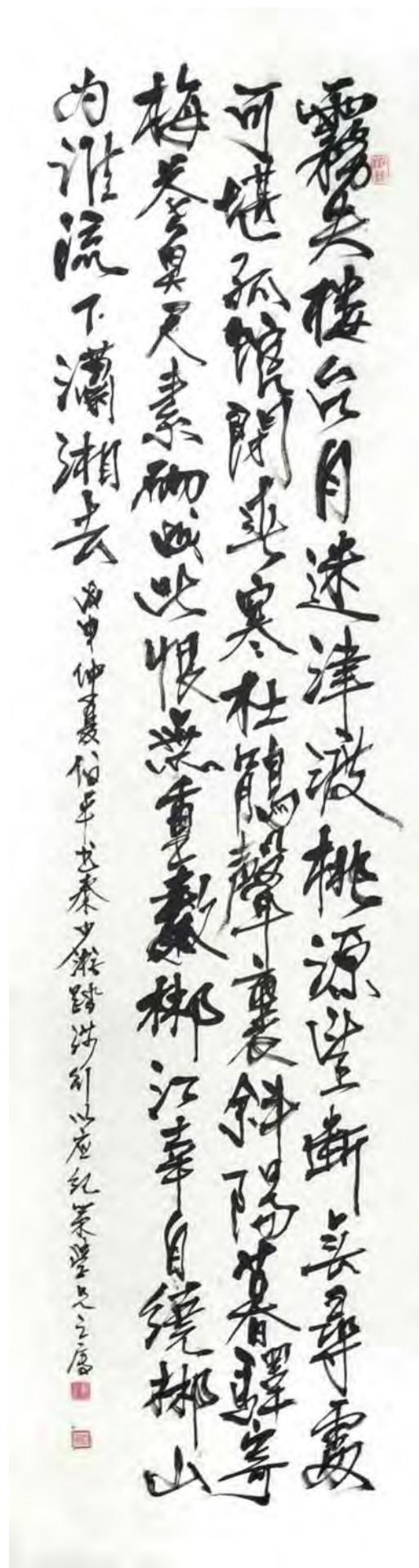
翻阅旧相簿,我看到90年代期间,建坡率领啸涛同仁赴杭州出席书画交流展的照片。那时我们还年轻,各会员脸上都焕发青春气息。我们“啸涛”团队也曾到潮州、福建旅游,登武夷山,乘木筏游江。我和建坡也曾到北京各处公园赏牡丹。我家客厅上的牡丹彩照即是建坡兄当年为我拍摄的。

建坡走了。他自2016年10月中风以来与病魔挣扎了两年多,终于平静地走了。给我留下的是往日多彩的回忆。

在他灵台前,我献上红荷花一瓶。祈望大德僧伽引荐他往生莲池净地。



陈建坡先生摄于三画廊



1968年建坡(书写秦观词-踏莎行)行书



《螳螂琵琶图》此图作于1968年。画之右下诗句与落款为施老师所书,其左之上、下款为建坡所题

悼念陈建坡先生

播育新苗看出稗，
卅年艺圃日耕犁。
提携绘事兼师友，
濡琢匠心辟径蹊。
尚忆追欢当日旅，
俄惊寢疾逐尘迷。
灵台奠献红茵苜
荐引魂兮阿閻黎。

白话译文：

培育新秀，看着他们茁壮成长。建坡兄在艺术界不断耕耘，普及书画教学。他提携我的画艺，与我亦师亦友。在书法、绘画和篆刻方面，他匠心独运，自辟蹊径，别树一帜。还记得我们当年一道赴中国旅游赏花。刹那间他病倒瘫痪，不省人事。我在灵台前献上红荷花一瓶，祈望僧伽大德荐引他往生莲池净地。



陈建坡、傅美珠伉俪与许梦丰



右起陈建坡、许梦丰、李福茂于2015年摄于潮州

《天地有大美》 —— 古来人张财对书画印的坚持

文 / 陈维彪

明清时代，书、画、印三者兼备的文人甚多。自己画了以后便题字，再落款盖下自己刻的章，一通百通，把中国画提升到最高峰。然而到了现代，尤其是在新马一带，书画印三者皆通的人不多，三者皆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啸涛画会会长郑木彰认为，这和现今社会节奏快，书画印实用性不普及有关，新一代书画艺术家很难三者兼顾。

不过，啸涛画会的会员张财却是在这个年代里，书、画、印耕耘多年且三者皆强的艺术家。郑木彰说，张财本身就有书生气质，但除此之外，自然也下了一番苦功，方始渐入佳境。

——

张财（49岁）的家乡在马来西亚古来的加拉巴沙威村。当我向一名住在那里的同学提起我正在采访他时，她说：“整个Kampung的人都认识张财，大家都知道他的书法很厉害的！”

沙威村是第一个为张财提供艺术养分的地方。他中学课时与一群同好到洪仙大帝庙前的一间二楼课室里学书法。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在新书画家陈锐利的启蒙下，开始接触篆刻。几年后，他南下就读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南艺）。

采访这天，张财带我们到他在位于古来的“一方画室”。这个在店屋二楼的空间，除了是他与妻子教学的地方以外，也是张财的工作室。他取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一翻开，里头全是他南艺期间的书画作品的照片，包括水墨画、素描、水彩画和油画。现在回头看近30年前的作品，张财笑说：“那时以为自己画得不错，现在看来太不成熟了，各方面都不太够”。

虽然他在南艺时也上西洋画基础班，但他认为自己身为“黄皮肤的东方人”，中国画始终还是比较亲切，所以最后选择主修中国彩墨画，业师是来自北京的吴墨林老师；书法篆刻则师从黄明宗老师。他从两位老师身上学到扎实的水墨笔法以及治石刻刀之道。

张财透露，其实自己当年一直很想向本地书画大师陈建坡老师学习，可惜在进南艺后才得知他已离职。虽然无缘成

为师生，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向坡公学习的想法。1993年，快要毕业的张财大胆致电素未谋面的陈建坡老师，告知他们在实利基路旧南艺展览厅办了一场《金石乐书画缘》书画篆刻习作展，请老师过去给同学们一些指点。陈建坡不仅一口答应了，而且还在白天开幕前就前去观展。

“我带着建坡老师看作品，他不吝教正，离开前跟我说我的篆刻不错，来加入啸涛吧！当时真是乐死了！”

南艺的中国画导师注重四君子的训练，单画竹的不同技法就练几个月。“不过，那时我画的是传统墨竹，没什么创意……后来也画传统山水，但以临摹为主。我的第一幅完整的画作应该是墨竹，但真正比较满意的第一幅个人水墨创作则是关于橡胶林的创作，也曾展览并已售出，可惜找不到这幅的照片了。”





《共生 (II)》 72 x 96cm 2014

啸涛画会副会长胡财和认为，张财的画完成度高，技巧好，同时设色华而不俗，敢于开发新构图。张财表示，自己是在加入画会后，才开始从生活取材，并尝试新画风。

“加入啸涛似乎是我在南艺毕业后的另一个起点。艺术之路漫漫，啸涛每年的年展及比较频繁的雅集交流，让我的艺术观点越来越宏观及肯定了！”

每年的啸涛年展，张财都很喜欢协助布展，除了能提早参与画展的筹备以及分享意见、交流和聊天以外，老师们也会在画展开幕的前一天巡场，建坡老师便是其一。

“好几次，他把我叫住直接给拙作提意见，就简单三言两语的提点，都会让自己顿时感觉豁然！2011年，篆刻作品获‘啸涛杰出作品奖’，坡公是第一位在布展完成后，在我的印作前驻足，然后一脸笑意地对我赞许鼓励大声说‘张财，刻得好！’的恩师，令人难忘…”

有一次，陈建坡看了张财的画作后，找来一张废纸，在上面写下水墨视觉艺术在构图时要注意的几个重点：大趋势、主次、顾盼、掩映，之后还要照顾到矛盾（变化）。这小小的一张纸，张财珍藏至今，贴在书房里，时刻自我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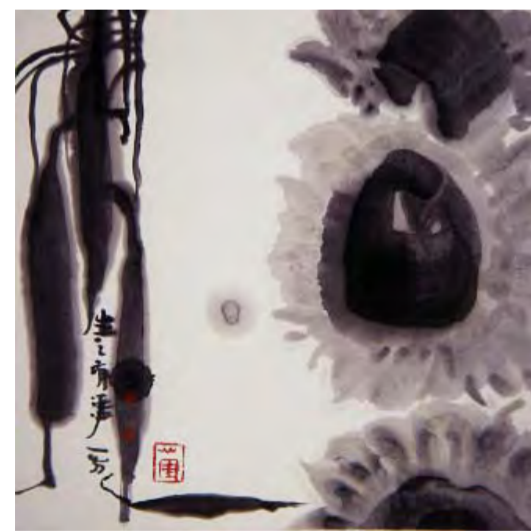
张财接触艺术本因兴趣而始，所以随兴趣想画就画。从南艺毕业后，兴趣转成志业和事业，就每天都会做，不管是书、画、印都一样。一般艺术家最害怕的就是三餐不济，无奈转行者甚多。张财的艺术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生计，他除了创作以外还得教画，同时又要照顾生病的家人，难免使得他的创作时间不定，但他都尽量抽时间，或感觉来了赶快追。

张财化解生计以及家事压力的方法，就是更勤恳地刻印、焚膏继晷地挥毫，甚至以书画篆刻来分散或转移压抑的心理负担与压力。他多年前还刻过一方“暂忘所忧”印。

谈到人生中的逆境，张财说：“就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那么平坦的，谁面对了什么问题，外人也许都不知道，要自己去面对和克服。”此外，书画界里的朋友和学长也给了他许多启发与鼓励：“他们也未必有平坦的人生，但都能克服难题，靠着书画篆刻的创作，走过来了。”

张财喜欢在夜晚创作，因为喜欢半夜刻印“听石声”，仿佛蛙鸣咯咯咯，很享受。“夜猫子的习惯难改。不过啊，随着年华老，一直在调，尽量早睡早起做功课。”

多年的经验累积使得他对笔、墨、纸、水已较能把握，要达到什么样的渲染效果，需要如何调整水的含量、使用什么浓度的油烟墨和质地的纸张，他都能拿捏。书画印精通的好处在于，他在创作时不用假手于人，可以自己题字，也能按照构图所需刻印。他说：“南艺之后



《不改向阳心》 34cm x 34 cm 2007

二十余载，书画篆刻也玩了许久，犹如跳进美而无尽的深渊，载浮载沉。不管顺流逆流，都尽情去体验并享受那难得的过程。美如弦歌不辍，就是要执着追求自由的梦土。那么渐渐地，艺术那种‘跟着感觉走’的无拘境界，将不再遥不可及吧？”

然而，有时又正因为具备了书画印三者的功底，反而导致他“想太多”。他坦言，有一段时期很在意画面的“完整性”，一定要三者都有，反而限制了他的思维。这时该怎么办呢？

“其实要克服任何创作上的瓶颈或局限，最直接的方法还是多画多看，然后多批判思考。另外，就是通过人生的漫漫过程……步入中年会有一种自然的醒悟吧？有时可能会进入一种画面的单纯或简洁感，但又不是必定的。目前来说，我的画仍少不了题字及钤印，但已不那么在意画里盖了多少章或题多少字，尽量往‘画面的需要’这方面考量。渐渐地才会体会到，画要耐看，有时候题字及钤印，真是多不如少啊！要如何拿捏，还在学习中…”

他笑说，书画印三者兼具的创作方法及思维还在改变操练中，“只是一般不会盖满印章吧…因为自己不学乾隆，哈哈！”

现在的张财，想画就画、想写书法就写，单纯些。有时候在画时，脑海中会出现文字；偶然又会因为一些诗句文字而想到画面。例如有一张名为《一朵青莲》的画，就是他在听了齐豫演唱的“一朵青莲”后画的。歌词是台湾作家蓉子的诗，由李泰祥先生作曲，张财听了很喜欢，自然地由思想带出画意。

喜欢张财画作的人，都会热爱他题材里浓厚的南洋气息。胡财和就指出，张财的画“有本土色彩，画面清新，雅俗共赏”。

张财的画作《旋》与《棕榈》构图大胆，其芭蕉和油棕占据了整幅画面，雄浑而不失瑰丽。其吴哥窟系列的作品用自然粗犷的线条体现出树根的坚毅，凸显生机勃勃的热带。他画的树干在绝处仍有求生的顽强，画的古庙在面对时间巨轮也依然刚勇，不亢不卑。

然而，说他仅以南洋风土为画，也不尽然。“我画南洋题材，只是希望画生活上常接触的东西，创作起来会更生情味。画之理法，从自然而来，却又超越自然。选择比较亲近的题材，可以追情。或者有故事的因缘触动，都可以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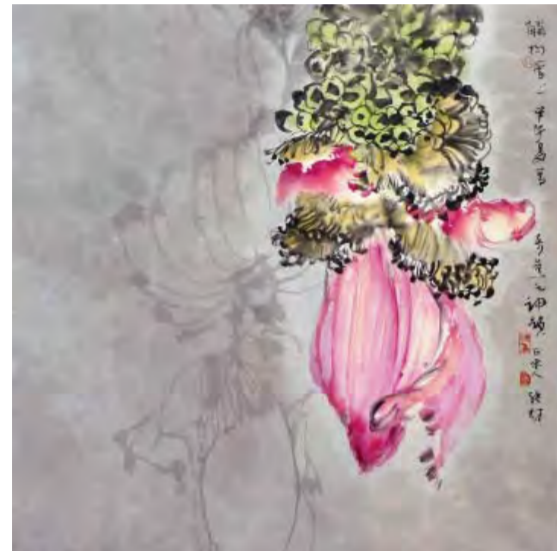
近期，他热衷于画鹭鸶，不仅因为这一直是他喜欢的大涉禽之一，也是向新马第一代先驱画家陈文希致敬，温习思考其开拓创造艺术的思维。鹭鸶早前常见于马来西亚的大桥下，河边或一些近水树丛。“我喜欢鹭鸶高格孤傲的模样，尤其是白鹭鸶。也许其习性并不那样，但是形象给我感觉如此，怀想鹭鸶的翻飞意象。”

张财常说，两位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一是马来西亚的谢泰宋，另一就是新加坡的陈建坡老师。他们都不是他的业师，但问艺交流更胜一筹。

“建坡老师不单是在画面的技法、用笔、强烈个性构图及不拘的艺术思维上常常不吝给予启发或直言鼓励，还有当年对他来说或是不经意的一些小举动，更让我铭感于心。比如在他画室时，看我刻印不错，就顺手拿了



《脉息隐隐》 134 x 34cm 2019



《触物会心》 50 x 50cm 2014



《旋》 50 x 50cm 2014

桌上一大缸西冷光明印泥给我用来盖大印章；觉得我字画有点小进步，就从墙上拎了一支三尺长的‘松竹含韵’善琮湖笔给我练手劲笔道等。那都是宝啊！还有，老师正直、率真性情，大喜大悲的艺术家个性，一直都让我心慕。”

马来西亚当代水墨大师谢忞东则在求新求变的路上给了张财很大的启发。张财因为谢老师的影响，十分重视意境的经营以及空间的处理。“谢老师非常注重画面的想象空间，他称之为‘意度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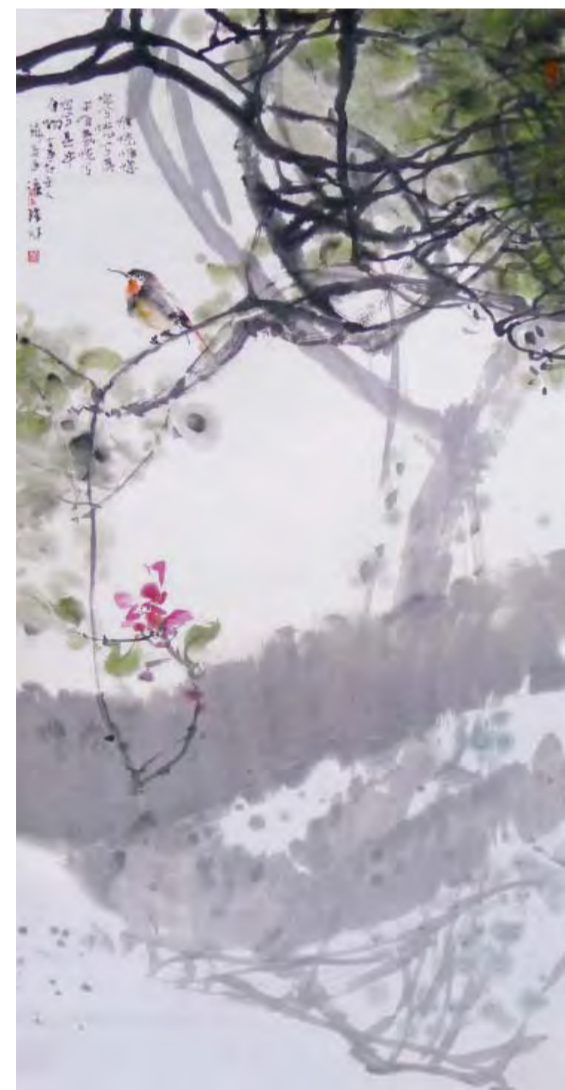
张财的画作里充分地展现了这个“意度空间”。他在《触物会心》与《绿意》里，画树和芭蕉时，将不同深浅、清晰模糊不一的画面叠加在一起，除了赋予画面层次感、也有动感和时间感；《不改向日葵》里的向日葵构图多样化，同时刻意不把葵花籽画进去，而是以写意的一片色块处理，但又追求透光的效果，意趣盎然。

不过，即使以写意为主，张财在作画时很重视线条的运用。“写意画是以‘意’取，但并非没有线条的色和墨渲染。点、线、面技巧应该相辅相成，才能追求‘意造’。尤其线条，可视为筋骨，勾勒点染，才能适当带出独有的‘书画意趣’。”

他的“梦田”系列在这方面掌握自如。《秋气》色块幽邃空灵；《怀远》和《丰源》里，自然曲折的勾勒线条在后，刚劲的树干浓墨线条在前；《天上人间》里，饱满浓厚的线条在下，缓缓长出一株婀娜自信，自强不息的宝巾红花。

我问张财，画了近三十年，最难画的是什么？

他答：最难画的是心画，最难刻的是心印。



《恍惚》（绿意系列之一） 138 x 69cm 2017

如何去诠释这个“心”？

“有时候心里浮现新想法新的画面，想以墨及色诠释出来，却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得要经过实践摸索，可是最后创作完成的作品，仍与原来的想法不同。”

“或者是说在做的过程中，思维起了变化，结果就顺着感觉去完成。”

因此，他认为“心画”最难画，因为结果往往不一样。

“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后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原来为什么天地有大美不言，不言，因为还是要回归一颗心。先以敏锐观察力、纯熟技巧、美学知识和丰富人生积累来发现美，再掏空一颗心，不受拘束，体会更深刻的大美为何物。虽然这样的追求也许会对张财带来困扰，像“瓶颈般”，但这却是艺术家一辈子的追求，一辈子的满足。



《天上人间》 230 x 52cm

幸与知音同行—— 访林娜、罗玉伦

文 / 潘汉耀



罗玉伦、林娜合照

趣味相投

因学习水墨画而结交的一对知音——林娜与罗玉伦都是啸涛的活跃会员。他们同拜于啸涛顾问赖瑞龙老师门下，学习水墨画。两人一致认为，画画能调剂生活，提升艺术涵养。他们一同出席啸涛书画雅集已近两年，并且非常喜欢啸涛雅集的氛围。能与众多努力不懈、认真研习的书画爱好者品味书画、真诚和善地切磋交流学习，她们深感庆幸，感觉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良师指引

论习画资历，林娜有三十余年经验，玉伦则学画近二十年，故玉伦称林娜为“师姐”。林娜师从水墨画启蒙导师赖瑞龙老师学习传统花鸟画的时间最长，也向啸涛海外顾问吴永良教授学习书画长达二十年，这对她的创作道路影响很深。前期，她远赴中国杭州，亲临吴教授府上学习；后期，则是越洋交流，通过简讯向吴教授咨询——例如，探讨她画中的优缺点、某画法的效果、画完后款识

该落在画面何处。有时林娜觉得吴教授的话很玄，例如谈到国画理论中的“迁想妙得”一说，需要消化一番，甚至得花上几年的时间去领会，才能参透其中道理。她也曾向曾广伟、顾建平、许梦丰老师学习过书法，还参加过亚细安书法比赛。林娜回忆，第一次于杭州办画展，是她重要的一次文化交流。第二回在新加坡办个展，是对成就她的两位良师——赖瑞龙老师、吴永良教授的一种回报。

画欲难抑

玉伦则从小爱画画，作品常贴堂展示。读中三那年，她随绘画启蒙导师刘抗先生出外写生，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她记得刘老师说过：想画就画，应发自内心地想要画画，画画旨在体现事物之美，绘画中也应有自己的想法。后来，大学时期她赴美留学，在寻觅绘画良师之余，她将绘画当作消遣嗜好。当时，她画了一幅全是叶子的画，再经她巧手设计，被一家家具公司印刷在家居沙发的布料上，使她深受鼓舞，印刷厂家还鼓励她去修读美术。如此一路坚持，她自称今日的绘画功底是“玩”出来的。在美国工作时，虽然她经常观展，长期接触如梵高、莫奈的西洋画作品，但她始终偏爱中国画。回国后，玉伦有幸认识了林娜。林娜便介绍她拜于赖老师门下，学习花鸟画。

追求“心中有画”

学画过程中，赖老师要求玉伦临摹晚清画家吴昌硕的画，日后才能自己发挥创作。有一回，玉伦临摹吴昌硕画的一个鼎，还自己配上了牡丹。赖老师看了十分惊讶，觉得她临摹得很不错。每当玉伦画不出来时，赖老师便指点她，必须“心中有画”，才能画得出来，加上有了笔法和墨法的技法基础，才能自由发挥，届时画出来的花甚至会比真实的花更美。玉伦酷爱花卉，可谓“花痴”，所以向来只画花。她说，期望总有一天心中会浮现“花的画面”，便能直抒胸臆，将心中设想的画面跃然纸上。

携手互助

林娜和玉伦情同手足，相识了约二十年，仍然不断彼此鼓励。玉伦家中挂着两幅林娜的画，想学习她不断寻求突破的精神。两人在绘画方面时常交流，难能可贵的是，林娜会经常向她解释各种画论，还会通过简讯给玉伦的“国画功课”提出反馈意见，有时也会转发一些她看到的画作给玉伦，要听听玉伦如何解读和评价。玉伦说，林娜对绘画的要求高，常会对她的作品提出善意的批评，玉伦也乐于反复改进。经林娜一轮又一轮的点评，玉伦画作的水平果真提高了。当她遇到瓶颈，画不出，想放弃不学时，林娜总会鼓励她。

妙境偶得

林娜作画时，重在享受其过程，借助绘画语言记录自己当下的思绪。如此所诞生的作品，是她所要求的视觉粮食。她平时在涉猎画论的过程中，也会勤劳地记下一些要义，以助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她在笔记中记录道：…以泼水、泼墨和泼彩的手法，去追求纯美术的言语…不很明确地去表达作品主题，也不表现具体的内容，而纯粹是将绘画元素组合起来，产生复杂的微妙关系。再以不可控制性的艺术处理方法，即兴发挥，达到无笔墨痕，产生“偶得”的自然的美感，浑然天成，达到意象绘画与抽象绘画的审美要求，给予观者审美想象的空间。强化驾驭偶然因素成为绘画语言…是心灵与技艺的结合。

不墨守成规

林娜偏爱“新鲜”事物，故一直都向几位本地走前卫艺术风格路线的前辈艺术家看齐，如刘抗、钟泗滨、叶之威等。她觉得今日看他们的画，依然觉得水平很高，令她叹为观止。因此，她不安于现状，决定跳脱传统。前期，她用的是彩墨配上胶彩或水彩，后期便将其随意混合，并探索不同创作手法，运用不同笔触，形成新派的“意象画法”。对此，吴教授说，抽象中要有具体的成分，画才会耐看。最终，她折中地走向“半抽象半具象”的绘画风格，画至“似花还似非花”，追求的是画面的淋漓感、朦胧美。她坚信，画无对错，艺术无界限。在画面经营上，她认为抽象画不需要有焦点，但要有个主色，当然也要有墨色。有一回，一位80多岁的陈妈妈看了她的一幅“木棉花”意象画，说她很有天份，林娜还欢喜地另画一幅给她。



林娜《黎明破晓中的幽谷》



林娜《丛萌》





林娜《晨光金谷》



林娜《仙境》

坚持求索

林娜每画完一幅画，都会用心记录自己对该画的解读。她一般不太在乎别人对该画的评价和解读，因为她认为大家的鉴赏层次各不相同。她宁愿观者自己解读那幅画的创作目的及个中含义。她坦言，意象画需要不断求索、实验、修改，并且自我评判：这幅画面是否“成立”。因此她总觉得自己的画有改进空间。她总是精益求精，不断思考新的构图。她发现，只要对着自己的画天天看、慢慢看，便能寻得进步的途径。她曾在几年后回顾自己的一幅画，才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艺术前辈曾提醒她：画意象作品这条路会走得很辛苦。但她并不担心，因为她不带着压力作画。她甚至希望自己的画风“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天天求新求变，就是她创作的原动力。林娜也谨记王春鑫前辈的一大鼓励：凡事坚持十年八年，尤其是绘画，才能看到成绩。这使她一再坚持走这条路。谈及创作灵感，林娜说她的灵感常在半夜浮现，因此半夜会起身画画，而且还会画得很满意。她认为灵感往往稍纵即逝，因此需要把握创作时机。有一回她旅行时，有个灵感浮现，她想了两天却没动笔，后来就忘却那个灵感了。

走自己的路

近期，身体抱恙的玉伦正在与病魔对抗，但她依旧坚强乐观地画画，感觉美术似乎有疗愈之效。在画面和用笔方面，她变得更“放得开”了，尤其觉得自己今年画得更“放”了。近期创作时，玉伦喜爱在绘画主题背后打“黑底”，即用浓墨渲染背景。她觉得这样能突出花卉主题，画面也较有层次感。她记得头一回她画了百合花，背景打了个“黑底”，拿去询问赖老师可否接受。赖老师说：行！这属于中西合并，毕竟重点仍是在表现中国画的笔法。由于并无前人这么画，因此她毅然尝试，希望不留遗憾。对此手法，啸涛正副会长郑木彰与胡财和都鼓励她：走出你自己的路吧。裱画师何梅田也评：这样画的效果好，继续走下去吧。林娜也鼓励她：照着你喜欢的、欣赏的，大胆地去画，求变、突破。毕竟，要先画出自己“心中的画”，老师才能点评其中的优缺点，引导你改进。于是，她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要画出自己的感觉，不去学谁、模仿谁的风格。

有时，她会烦恼自己画不出预期的效果，这时她就先不画，而是去汲取更多养分。她创作时选择跟着感觉走。虽可天马行空，但她明白画画其实都得从平时的观察入手，将平时所见记录在脑中，回家后再消化一番。

总的来说，林娜和玉伦都觉得绘画为她们的生活添了姿彩，希望能一直画下去。只要能通过画笔表达自己当下的情感，两人就心满意足了。祝愿这对知音再攀艺术高峰！



左起：林娜、罗玉伦、郑木彰、胡财和
摄于《薪火》小品展



玉伦与其作品《幽谷百合》，摄于2019年新加坡女艺术家美展



罗玉伦《夜晚的九重葛依然灿烂》



罗玉伦《永恒的素馨花》



明月清风夜未央 ——尤东障 书画印个展

文 / 黄明翔

啸涛理事尤东障医生于七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新加坡视觉艺术中心举办首个书画篆刻个展《未央》，展出二十五件书法、八件水墨以及四十五方印章。

198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罗士打的东障来自一个书香世家，父母亲皆为华文小学的老师，自七岁起跟着也是校长的父亲习字，入读马来亚大学医学系后在著名书画篆刻家夏振基门下学艺，并深受台湾的太老师书法家戴兰邨的教诲及影响。夏老师替东障取字‘尚熙’，连同自己所取的号‘崇皓’，都有崇尚光明的意思，名、字、号相互映衬。

此次个展筹备了十个月，身为一位内分泌专科医生，在忙碌的医院工作之余还坚持习字作画，问到是怎样坚持下去的，东障答道：“我觉得感性与理性需要有一个平衡，就算医学本身也有两面，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是医药科学很理性的部分，然而跟病人的沟通又是一门人文艺术，所以靠艺术这块来平衡我觉得是好的，而且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过得比较全面、完整一些，能看见生活里的一些美，不然就太枯燥了”。

此次个展取名《未央》，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

中国传统的书画印，字体、章法、内容、选纸、用印、题款等都隐藏着许多雅趣，在欣赏一幅书画后不只停留在表面，而是能通过这些细节再去了解作品的内涵，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是无止境的。“未央的意思是无穷尽，中国书画简洁但富有禅味，意境悠远。一副静态的画，能从中领略到的感受却是无穷无尽的，这是我对中国文化的一个体会。”

第二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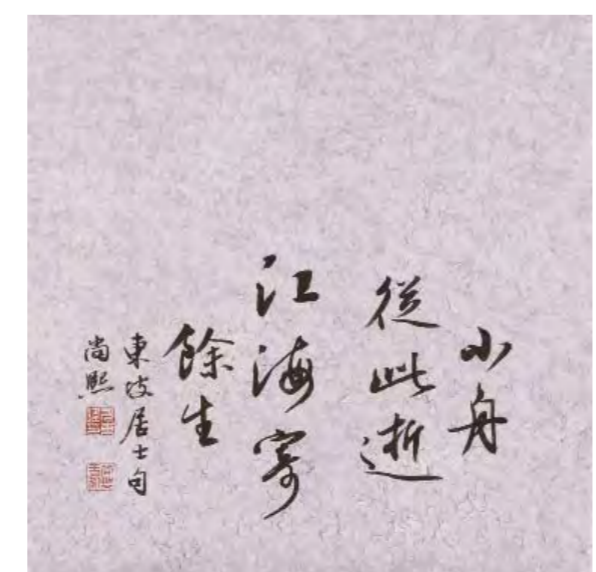
办展的目的也是希望能用作品和喜欢书画艺术的人做个对话并引发共鸣。所以这次展出的作品希望能够体现‘未央’的素质，让参观者能够体会到虽然是一小件的作品，可是其实能玩味的部分和意境是很辽阔悠远的。

第三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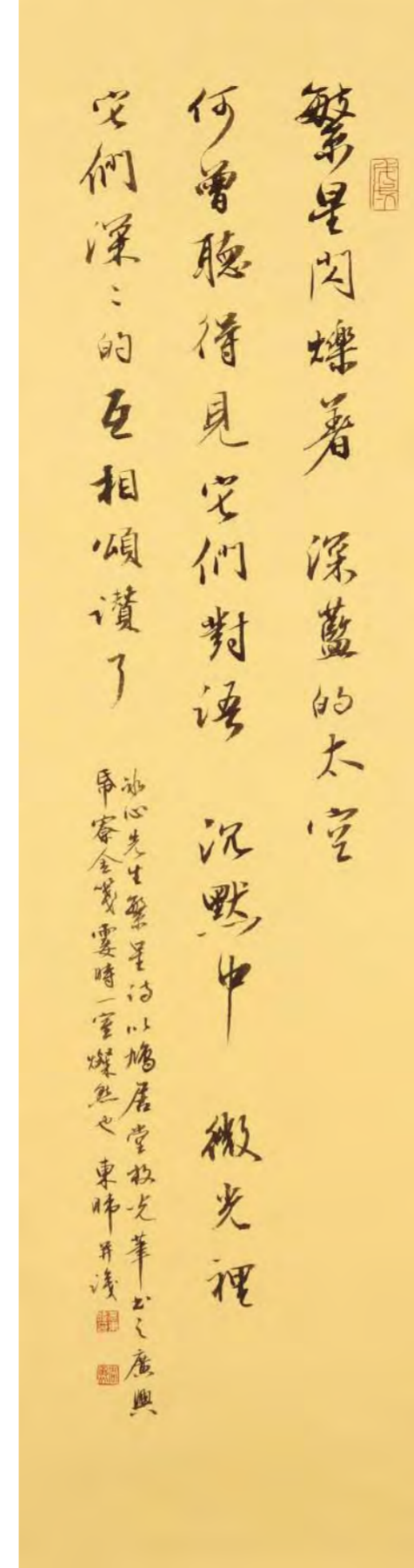
这是东障第一次的个展“我今年三十九岁资历尚浅，书法一般都是到了六十、七十岁才能达到巅峰，所以未央的一个意思是艺术路上无止境，办这个展，像是对自己一个期考，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记录。”

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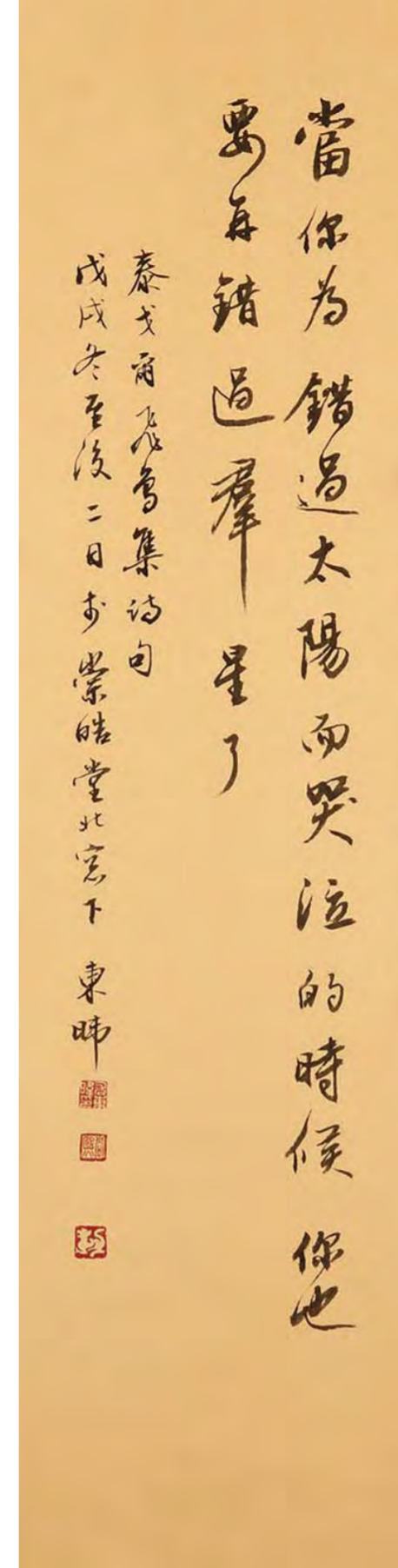
东障的书法给我的第一观感就如其人般雍容自若、清新俊逸。所展出的书法作品中有一系列共八幅的书法小品颇具新意，亮点在于章法布局上取法日本的假名书法，一句诗词错落有致地铺排于纸上，笔势线条从容自在，字行之间虚实留白，行云流水。“中国文字是方块、阳刚的，跟日本假名不一样，假名因为形体流畅优柔，能够很容易参差错落地写出来，但中国文字要这样排的好看就不容易了，一幅作品的背后我都试验了十几、二十张才满意。”其中一幅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文字的铺排就像一叶小舟在海中徜徉，表现出苏轼豁达的诗意。另外，在选纸用墨上东障也琢磨了一番，譬如这一系列选用的台湾金花纸，花纹就不喧宾夺主且能衬托出书法所要表达的意境，而且墨汁和纸发生作用后还呈现出带褐与铜的色泽。“这些就都是在书法上能够玩味的地方。”



节录苏东坡《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
30 x 30cm



冰心《繁星》诗 60 x 1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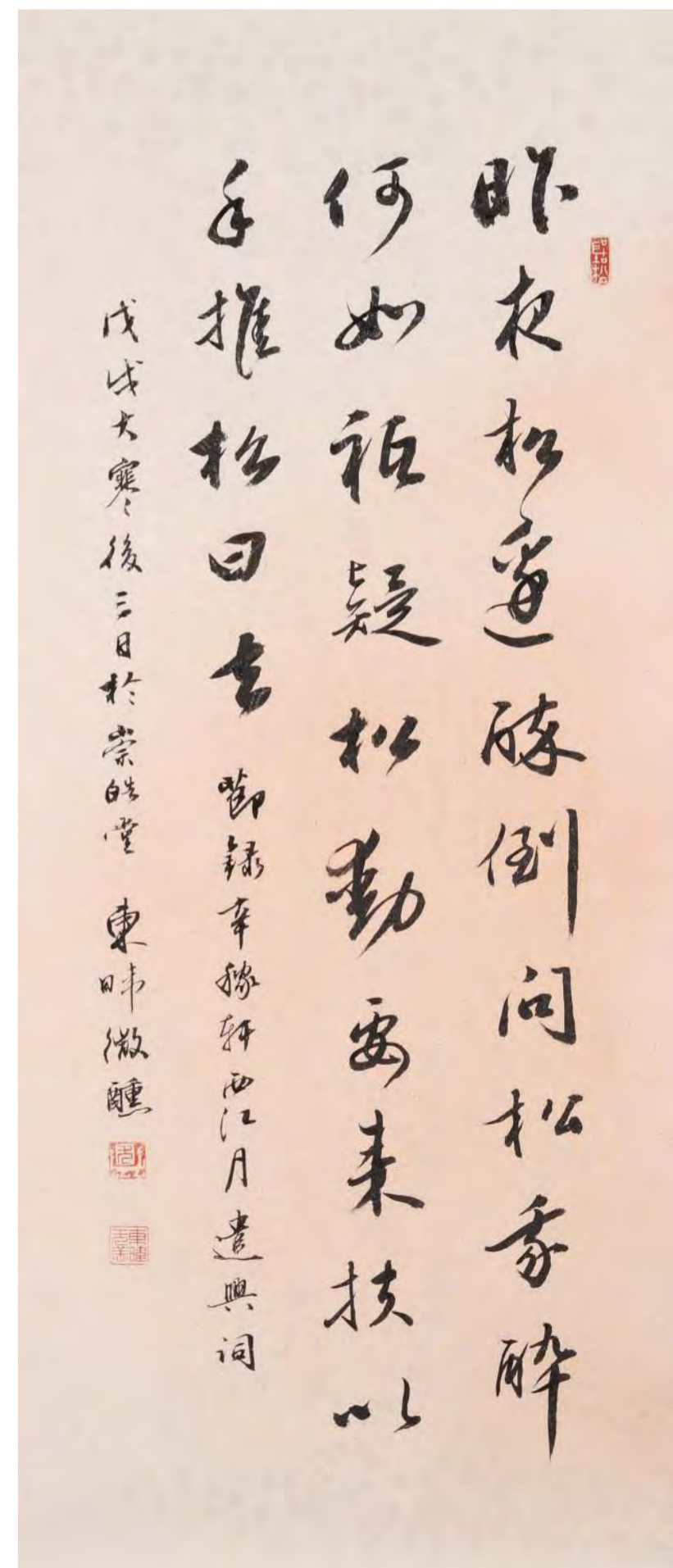


泰戈尔《飞鸟集》诗句 60 x 15cm

另一书法系列之中有一副冰心的诗句，从款识我们也能一窥东障创作这幅书法时的背景：‘冰心先生《繁星》诗。以鸠居堂「放光」笔书之广兴纸寮金笺，霎时一室灿然也。东障并识。’“这首讲述星光的诗，用了笔杆泛着点点闪光的放光笔，书写在金色闪闪的纸上，写完整个房间仿佛都亮了起来。这也是‘未央’的一部分，看了题款就能发现许多有趣味的部分。”

泰戈尔《飞鸟集》的诗句：‘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因为泰戈尔是印度诗人，所以盖了东障自己刻的狮子印章，书与印相映成趣。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辛弃疾在描写自己和松树的互动中把醉态写得跃然纸上：昨夜我在松边醉倒，我问这棵松树，我醉的样子怎么样？我以为松的枝摇摆着要来扶我，便用手推开说‘去！’。题字：‘节录辛稼轩西江月遣兴词，戊戌大寒后三日于崇皓堂 东障微醺。’东障是喝了酒后微醺写下这首描写醉意的诗，所以字体较草，显得更加烂漫洒脱，再钤‘听松’一印配合整幅作品。



节录辛弃疾《西江月·遣兴》词 70 x 30cm

绘画

东暉学习水墨画只有一段时间，其他时间都是在学西洋的水彩素描，在初中以后也停下了画笔。“中国书法与绘画的法理是相通的，我是来到海啸后才重拾画笔。这次展出的画都偏小幅，但也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内容方面，我不敢说自己的是文人画，但是就有那一种意境，那种‘未央’的意境，这一种感觉。”

《初见》里的蜻蜓停歇在含苞待放的荷花上，并循着荷花的杆茎题款盖印，诗句‘人生若只如初见’点醒整幅画的诗意，再用水彩湿画法画背景，巧妙地完成一幅画作。



《初见》 38 x 20cm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看花（一）》 12 x 18cm x 2

《看花》的灵感源自王阳明的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牡丹及菊花各两幅并列，一个是与汝心同归于寂的黑白花卉，另一个则是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蜜蜂和瓢虫也被吸引而来的设色花卉。



《看花（二）》 12 x 18cm x 2



《我已飞过》 36 x 60 cm

《我已飞过》这幅作品的构图有点不规范，通常都将飞鸟飞往的方向留白，看似飞过去，但这是东暉刻意为了泰戈尔的诗句而营造的构图：‘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表达出一个已飞过的悠远意境。作品的取材都是来源于生活或生活经历，题款中‘崇皓堂四近常见小白鹭觅食’，看见住家附近来觅食的白鹭，便结合了相映的诗句进行创作。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原诗乃‘要我报之以歌’，东暉说：“世界已经以痛吻我，还要我报之以歌？这也太惨了，干脆来个反转主动地报之以歌”。画中枯叶凋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节，但却有一只夜莺，昂首挺胸、积极向上地歌唱。

《报之以歌》 45 x 34cm

南洋瓷砖系列



《世泰时和》



《和为贵》



《聚善》



《福祉祯祥》



《飞得更高》



《梦想的翅膀》



《一路(路)如意》



《光阴的故事》



《梦田》



《传奇》

印章

东暉在大学开始学习刻章，这次展出的印章中，有四方的南洋瓷砖系列，是东暉走访新加坡的老房子，取材里边的牌坊及匾额：‘世泰时和’、‘和为贵’、‘聚善’和‘福祉祯祥’，结合瓷砖的纹样创作而成。这样一种以中国传统的印章艺术融合本区域南洋特色的创新尝试令人耳目一新，实为难得。

除此也把流行元素如中文歌曲的歌名或歌词刻上，如《光阴的故事》、《梦田》、《传奇》。另外还有生活系列、吉祥语系列、自在系列等等。

印章上的石纹有的也被东暉取了个巧，刻上相映的图案，如在《梦想的翅膀》和《飞得更高》的石纹上顺势刻了翅膀；在《一路如意》上刻了只鹭鸟，可谓是因材施“印”。

东暉向我一幅一幅介绍展览作品的时候，眼睛都闪烁着亮光，让我充分感受到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忱所在，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和收纳作品，就好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东暉通过笔触，把自己的感受结合古今中外的诗词语录和景物建筑，融汇于心后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笔情墨趣皆来自于真性情，人生哲学及心境都反映在纸墨里。创作所选用的题材也贴近生活，有乐观处事的态度也有佛禅的静穆平和，给人轻松自在，并无晦涩的感觉，但其中可玩味的地方却能让人一层一层慢慢品味，就如展名《未央》，其中的含义尚未结束，意犹未尽。另外，东暉的作品扎根于中国传统艺术，并由此发展出自己的创作风格，尤其是假名书法排式的书法作品以及南洋瓷砖系列的印章，期待他往后更多的作品、更多的惊喜！

许梦丰诗

此花魏社漫倪画姿大可媲美西府垂丝秋至除菊

以外莫与争妍成实梦丰



陈连山君所植香椿树发芽，前未尝闻，戏为小诗五首奉赠。

(其一)
香椿竞发芽，异事曾未有。
银星满枝桠，植之十年後。

注：广群芳谱载，香椿无花。

(其二)
陈君植树人，移根自宝岛。
挟艺壮星洲，树高艺亦老。

注：香椿是购自台北花市。

(其三)
抔泥而造人，责归属天帝。
君与天分工，塑像传后世。

(其四)
妙绝塑虚翁，深沉而博大。
海外庐已矣，像应在海外。

注：陈君塑虚翁像，神情妙绝，翁谢世后，塑像或已为翁后人携携澳洲去矣。

(其五)
塑像塑众生，众生同逆旅。
几时塑自家，和鸣鸾凤侣。

注：陈君与夫人卢瑞美，均系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毕业。

(2011年作)

题画秧鸡

我非公冶长，自不识鸟语，
但以无欺心，鱼禽尽可侣。

许梦丰画作 左：《秋妍》 中：《幽姿》 右：《四时佳卉》

乙酉十月初三夜赏秋海棠二首

(其一)
峨眉新月月初三，微映幽花香暗涵。
应似唐宫歌舞罢，倚阑无力梦沉酣。

(其二)
懒与春华作较量，篱边墙角点秋光。
随园一语吾深许，静赏棠花自有香。

注：随园诗云：海棠香自有，只要静中间。
又云：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孔令广先生以墨朱间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册，拜观题识

薰沐金刚写墨朱，心虔意不在枯腴。
漫云末法无殊胜，看湧毫端舍利珠。

(2012年作)

尤东障君《未央》作品展题句

漫云小技较锱铢，正要纤尘一点无。
儿辈纷纷夸疾走，看君按步取长途。

(2019年作)

题陈士仪豚市图

豈徒议价论肥臃，名品非凡得力扶。
豚市缚来斤两卖，也如画格较锱铢。

(2019年作)

水仙

十洲阆苑去非遥，迎得仙姝下九霄。
高格林间梅作伴，风神月下水相邀。
满城红紫春骀荡，一室香寒夜寂寥。
坐对云笺无好句，还看舒蕊到深宵。



糊边琴话

文 / 梅田

父亲过世时，我三十未到，母亲年头走了，我已过了花甲。

花甲，以前的人要做大寿，现在的人不流行这套！

花甲，在年轻人的口里就是老头，报上的称呼是老汉，君不见到报上标题“老汉闯红灯，不幸被车撞”，而这老汉也不过是五十八岁！

一甲子就是60年，我7岁进入小学，13岁小学毕业，又上了2年中学就辍学，8年的学校教育，让我掌握了基本白话中文。

而阅读文言诗词，则是半查词典半猜测，这半猜测的勉强读通，说读通了，又无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就像看一幅书画的真假，我个人凭的是看过该画家的无数真迹；无数真迹绘画题材虽然不同，但那行笔的习惯，用墨的方法，签名的惯性来判断真伪，准确性大约六七成。

当然，这是土法炼钢，不如学院派有系统学习鉴定，有系统通过实物或图片，认识画家各个时期的风格、使用的印章，画家偏爱的纸张，通过学习，掌握这些知识，年纪轻轻就可成为鉴定师！

我能够辨别（不是鉴定）的字画都是本地的字画，那是因为三、四十年前，这些字画在市场，或画家个人展览都可以看到。看多了就熟悉，有如和新朋友相识，相识久了，就算朋友变了发型，改换了服装，远远看到，还是可以识别，不过，若有人故意在外貌言行举止，模仿得十分相似，那恐怕一时也分辨不出。

86年左右，市场出现陈文希假画，一张四尺四开宣售价\$100元，当时陈文希在东陵手工艺中心，四开宣的标价约\$350元；我曾跟赖瑞龙老师学过会画，对用笔构图也略懂，也看过陈文希的真迹，而这些画用笔软弱、构图小心、天马行空、不知何处下笔，不像陈文希先生，我拒绝购买，我几位购买的朋友，过了几年，学了画，看画眼光提高，才知道上当买了假画！

三年前，我的篆刻老师，啸涛篆刻书画会发起人之一陈建坡先生，卧病在床之后，市场上就出现许多老师的假画。假画大多数假的离谱，只要略懂画，看过建坡先生的作品，马上可以分辨出真伪。



仿陈建坡《达摩》作品



陈建坡《达摩》

2018年10月，师母简讯二张一模一样的老师红衣达摩作品，我那时正忙着裱画，只是看了一眼，发现这两张红衣达摩画，其中那张红衣颜色由鲜艳变成深沉红色，心想可能是重裱过程照成的吧？

后未师母又发了一条简讯，“上面假，下面是真。”我大吃一惊，放下工作，仔细对比，先看那衣服鲜红的达摩，第一眼感觉是假的，可是看久了，越看越真，那书法是老师结字习惯，画用笔也对；我再看那深沉红的那张，有了比较，才发现书法的线条是描绘出来，画也是如此，那假红衣是涂出来，而真的红色则是一笔一划的画出来！

我给财和兄看，财和兄说那鲜红色建坡老师绝对不会用，太俗了。这是财和兄精于绘画用色，又长时间看多了建坡老师的画；也懂得建坡老师用色习惯，一眼就看出来。

常见两人争论不休时，年级大的辩不过时，强势不要脸会对年轻的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哈哈，说到分辨字画真伪，除了专门去上课学习之外，唯有看多真迹，多看真迹就花多点时间，多花点时间，人就老了，现在终于明白，人老了，就可以倚老卖老！

薪火

啸涛篆刻书画会筹款展汇报

文 / 郑木彰

啸涛篆刻书画会成立于1971年，在创会会长陈建坡老师以及众顾问老师们的带领下，多年来推广及弘扬书画篆刻艺术不遗余力，而新的领导班子秉承同样的志向，持续每年在本地及国外举办各展览、工作坊、分享会，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及了解到传统艺术的现代意义、价值与魅力。

啸涛每隔3至5年都出版会员作品展画册，从2015年开始，啸涛也通过拍摄艺术纪录片、出版《涛声》书画报，把老中青会员们宝贵的从艺经验、创作心得记录下来，分享给广大群众，并取得良好回响。虽然这加重了画会的财务负担，但我们相信在能力范围内，将有价值的资料通过影像和文字保存起来并分享出去，是极具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虽然筹办展览、活动的成本日益增加，但本地的艺术团体长期以来也就是在这种不容易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所以我们决定未雨绸缪，举办此次《薪火》筹款展，希望靠会员们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作品筹集活动经费，让本会未来能持续有条件，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想法化为现实，让有价值的活动都能顺利执行与推广，而这次筹款展也获得会员们积极响应，展出的作品售出后80%将捐献给画会充当活动经费。

为了让公众有足够时间欣赏到我们用心创作的作品，并且为筹款展带来更好的效益，我们把参与筹款展的所有书、画、篆刻作品于展览前两周通过啸涛面簿，公开让公众浏览。可喜的是，许多作品很快就获得喜爱艺术的公众朋友们踊跃的询问及预订。

展览于2019年5月2日至5日，假“新加坡视觉艺术中心”举行，展出书画作品89件，篆刻作品89方，共计 178件作品。

开幕当晚，迎来许多新旧朋友出席支持，场面热闹，反应令人鼓舞，也让啸涛会员们感受到，真诚创作的作品必然会有知音欣赏。几天下来，许多作品陆续获得热爱艺术的公众朋友们欣赏和收藏。

我们也在该周末安排了一场作品欣赏的导览，由会员廖伟业先生负责向公众讲解作品。他以深入浅出、语带幽默的介绍方式，让公众加深了对传统艺术的鉴赏和理解。

为期四天的展出圆满落幕，筹款展也达到了理想成绩，被欣赏收藏的书画作品26幅，篆刻作品43方。

在此，我谨代表啸涛画会感谢各位朋友、同道长期给予本地书画篆刻艺术发展的支持及关心。期待我们能继续携手在推广及弘扬书画篆刻艺术的道路上共同迈进！



薪火开幕盛况，会长致词



筹款展印章作品颇受观众欢迎



导览廖伟业先生向公众讲解作品



facebook.com/siawtao



ISSN 2424-9866

啸涛篆刻书画会出版

A Publication of Siaw-Tao Chinese Seal-Carv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Society
280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5 HARVEST @ WOODLANDS #10-12 Singapore 757322

封面题字 - 陈建坡 编辑小组 郑木彰 | 胡财和 | 陈晓薇 | 苏宣石 | 黄琪